

● 现实主义冲击波系列

周梅森
著

至高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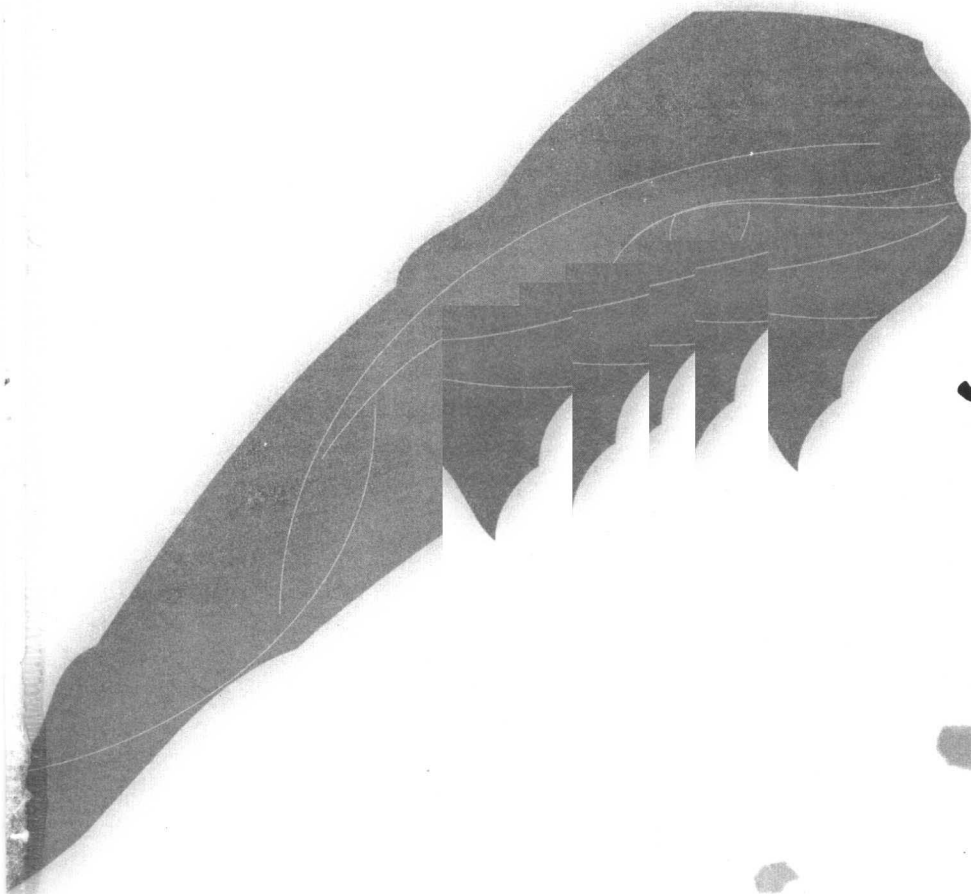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 现实主义冲击波系列

周梅森
著

至高利益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至高利益/周梅森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1

ISBN 7-5354-3387-1

I. 至…

II. 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6326 号

责任编辑:尹志勇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红十月设计室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出版: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湖北汉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21.5 插页:1

版次: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58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定价:25.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第一章 兴师问罪

1

2000年3月6日，是个兆头不错的星期一。市政府门前没有像前两个星期一那样被群访人员围堵。钱凡兴的专车从解放路正门长驱直入地驰入了市政府大院。大院内的气氛也很正常，下属官员们的小车和各部门工作人员的自行车鱼贯而入，该进车库的进车库，该进自行车棚的进自行车棚，秩序井然。那座建于九十年代末期的颇有现代气息的主楼四扇大门大开着，把一拨拨踩着钟点赶来上班的人们吞进去。正对着主楼门厅的旗杆上，鲜艳的国旗高高飘扬，云丝浮动的蓝天下，几只洁白的鸽子在自由地飞翔。

钱凡兴在门厅前下了车，带着一副难得的好心情，抬头看了看空中那几只碎云般的白鸽，夹着公文包走进了花岗岩铺就的宽敞门厅。

这时，市政府值班室的硕大电子钟正清脆地报着北京时间八时整。

经过值班室门口，钱凡兴照例问了问昨夜的情况，有没有什么大事？值班的副秘书长兼接待处处长徐小可汇报说，钱市长，还真有件大事哩！夜里沙尘暴刮坏了城西一路高压电线，省委、省政府停了电，目前正抢修，省委办公厅刚才还来电话催问过，都把人急死了。钱凡兴一听也有点着急了，省委、省政府停电可不是小事，当即用值班电话了解了一下情况，还把正在现场组织抢修的一位副局长训了一通，批评市电业局行动迟缓。

到了二楼办公室，市长热线的同志又来汇报，说昨夜九时许，城中区幸福路一名两岁女童掉进无盖窨井里，至今下落不明，估计已无生还的希望。这个汇报把钱凡兴的好情绪彻底破坏了：简直荒唐透顶！就在上个月省委书记钟明仁还专门就青湖市无盖窨井吞噬人命的事件做过严厉批示，峡江市今天又来了一次！让他怎么向省委交待？钟明仁的批示他不但认真传达过，还亲自带人下去进行了检查，是上了电视，上了报的，现在岂不成了绝妙的讽刺。他越想越生

气，抓起电话接连下了几道命令：务必要找到女童的下落，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要求有关部门追查事故责任者，予以严肃处理；做好女童家庭的抚恤和慰问工作；让市委宣传部向全市新闻单位打招呼，在查处结果出来之前，暂且不要公开报道。

撂下电话，赶到楼上第一会议室主持召开的市长办公会时，已经是八时四十分了。和本次会议议题关系不太大的副市长和秘书长们全到了，包括昨夜值班的副秘书长徐小可，偏偏主角——主管城建的副市长赵宝文没到。正发急时，赵宝文的电话来了，说他的车在中山路出了意外车祸，手被车窗破碎的玻璃片扎伤了，正在市级机关医院包扎处理，请钱凡兴先把会开起来。钱凡兴觉得窝囊透了，没好气地说，老赵，我开什么开？今天是研究时代大道工程建设，你主角不到，我这台戏怎么唱呀？！发过火，又后悔了：人家赵副市长出了车祸就够倒霉的了，你这同志怎么还这么不讲道理！正想着要以市长的身份关心几句，赵宝文那边已挂了电话。十几分钟过后，赵宝文吊着一只绷带缠绕的白胳膊匆匆赶来了，钱凡兴这才询问了一下车祸情况，向赵宝文表示了些亲切的慰问。与会的同志们也纷纷向赵宝文表示了自己的关切。

这时，已是九点钟了，就是说，因为这一连串麻烦事，市长办公会已经耽误了快一个小时。钱凡兴瞪起眼睛，宣布开会，一连说了两遍，还用粗大的指节敲了敲桌子。偏在这当儿，不知谁的手机又不识趣地响了起来。钱凡兴急速巡察了一下，发现竟是自己的手机——他的手机开会时一般都摆在秘书那里。秘书举着手机请钱凡兴接电话。钱凡兴想赶快把会开起来，不愿接任何电话，连连摆着手，明确命令秘书关机。秘书看着钱凡兴，迟迟疑疑地说，是青湖市委书记吕成薇的电话。

钱凡兴略一踌躇，还是把递到面前的手机接了过来。

吕成薇是西川省最年轻的地市一把手，也是省里惟一一位女市委书记，又是钱凡兴中央党校的老同学，她的电话钱凡兴不接不太好。

钱凡兴开口就抱怨道：“吕书记，你捣什么乱？我这正要开市长办公会哩！”

吕成薇在电话里说：“钱大市长，我敢和你捣乱呀？是想你了！现在正以每小时一百公里的速度向峡江市前进呢，我要专程拜会你们峡江市政府，一并也和你叙叙友情！”

钱凡兴开玩笑说：“吕书记，咱们有多少友情可叙？谈爱情我还有点兴趣。”

吕成薇说：“谈爱情也成——要问我爱你有多深，江水代表我的心……”

如果不是当着这么多下属同志的面，钱凡兴还会继续和这位女市委书记逗

几句的，因为场合不对，也就没敢放肆下去，又胡乱打了几句哈哈，合上了手机。

合上手机时，钱凡兴并没有意识到青湖市委这位女书记突然到来会有什么麻烦，还交代坐在对面的徐小可中午在峡江宾馆安排一桌，准备热情接待吕成薇。交代完这事，正式开起了会，先讲话定调子：时代大道已经不是上不上的问题了，而是怎么上的问题，一讲就是一小时，讲得口干舌燥。

结束讲话时，钱凡兴有些激动，沙哑着嗓门说：“……同志们，市人代会刚开过，我们这届政府班子算是正式登台亮相了，我这个市长不喜欢空谈，就喜欢干实事干大事。不干大事事实，省委领导不会答应，峡江市二百万人民也不会答应。所以，同志们，今天咱们就别再务虚了，一口吐沫一个坑，就说怎么干吧！请各位多给我想办法，少给我谈些困难，没困难还要我们这帮官僚干什么！”

调子这么一定，以往对时代大道上马表示过不同意见的同志都不怎么说话了。

主管城建的赵宝文副市长按钱凡兴的事先安排，谈起了时代大道的规划论证。

就在赵宝文副市长谈规划时，钱凡兴走了神，突然觉得什么地方不太对头：青湖市委书记吕成薇怎么招呼都不打，就跑到省城专程拜会他呢？专程拜会不可能，最多是来开会，顺便看看他。可最近省里好像没说要开什么会呀？省委书记钟明仁和省委主要领导同志都不在家。钟书记和他们市委书记李东方今天一早去了秀山，考察研究秀山地区的移民问题，省长白治文也在北京开会没回来。

“要问我爱你有多深，江水代表我的心。”立刻，他想到了电话里那句挺关键的话，心里不由一惊：别他妈是峡江又被国际工业园的工业废水污染了吧？钱凡兴忙叫过秘书，悄声吩咐秘书马上打个电话去询问一下国际工业园管委会主任方中平。

没一会功夫，秘书回来了，冲着钱凡兴做了个鬼脸，悄声汇报说：“钱市长，还真让你猜准了！咱国际工业园果然出事了，据方主任说，昨夜排污管发生泄漏，有些未经处理的废水直接排入了峡江，人家下游的青湖市一大早就打上门来了！”

钱凡兴嘟囔道：“我说嘛，吕书记无缘无故找我来叙友情！”想了想，站了起来，拍拍手，打断了副市长赵宝文的发言，“——哎，哎，同志们，同志们，咱们的国际工业园又添乱了，人家青湖市委吕书记杀上门来问罪了，为了保证会议的顺利进行，咱们得转移会场，马上转移！动作还要快！”

赵宝文副市长觉得有点突然：“钱市长，吕书记不是还要和你谈爱情吗？”

钱凡兴道：“就算有那么点爱情也让一江臭水冲没了！快走吧，咱这会到你们建委会议室接着开！手机、传呼全关了，别给吕书记留下追击的线索！”

徐小可请示说：“钱市长，中午不是说安排一桌的么？这……”

钱凡兴说：“你照样热情接待吕书记，上五粮液，上翅上参，我们市领导就不出面了！”

徐小可有些为难：“我怎么和人家吕书记说呀？吕书记要是问起您……”

钱凡兴已走到了门口，挥挥手说：“就说我临时出差了，哦，去了北京，为时代大道找资金，就这么说！”说罢，引着手下的副市长、秘书长们下了楼。

在主楼门厅等车时，赵宝文副市长吊着白胳膊挺惋惜地说：“钱市长，你看看，好不容易才结束了务虚，刚谈到点实际问题，这会就开不下去了……”

管财经的副市长曾凡说：“这也正常，我党成立大会不也是从上海开到南湖嘛！”

钱凡兴有些不悦地看了曾凡一眼：“老曾，你什么意思？！”

曾凡咕哝道：“什么意思？开个会都东躲西藏，也太影响我们市政府形象了吧？！”

这时，钱凡兴的专车第一个驶上了门厅，钱凡兴夹着公文包一边往车里钻，一边反问曾副市长：“那你说怎么办？等着吕书记给咱上环保课？那形象就好？”

曾凡说：“要我说，咱这国际工业园就该关掉！早关早好！”

钱凡兴从车里伸出头：“行啊，曾市长，有能耐你就去关！”

坐在车里，一路往市建委会议室去时，钱凡兴在手机里把国际工业园管委会主任方中平骂了个狗血喷头。方中平再三解释说是昨夜污染纯属意外，目前一切已恢复正常，且说刚才省市环保局突击检查的结果证明，整个国际工业区的排污已完全达标。

钱凡兴根本不信，火气很大地说：“方中平，你少给我来这一套！污染不严重到一定的程度，人家青湖市委吕书记会找到我们上来吗？害得我连市长办公会都开不安生！你们配合省市环保局给我认真查，彻底查，查出昨夜排污的企业要重罚，得罚得他们吐血才行！”

方中平那边连连应着，挂了线。

钱凡兴这边正要关机，吕成薇的电话又打了过来。

迟疑了一下，钱凡兴还是接了，开口就说：“吕书记，真对不起……”

吕成薇说：“别道歉，钱市长，你们对不起我们也不是第一次了。”

钱凡兴知道吕成薇要说什么，信口开河道：“吕书记，这次我恐怕要失约

了，爱情和友情可能都谈不成了。北京刚来了个电话，要我和我们市委李书记立即去北京谈时代大道的资金安排问题，我和李书记现在正在去机场的路上……”

吕成薇显然很意外，口气也变了，既惊讶，又气愤：“钱市长，你想逃，是不是？昨夜峡江又被你们污染了，我们自来水公司都关门了，青湖市167万老百姓又喝不上水了，这么严重的情况你们知道吗？”

钱凡兴只好跟着也惊讶起来：“哦，有这种事吗？吕书记，你不要急，我让市环保局马上去查处！另外，也采取些应急措施，派车给你们送水，现在就派！”

吕成薇叫了起来：“钱凡兴同志，请别再这么应付我们了行不行！青湖167万人民早受够了，这次一定要有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请你和李书记先不要去北京，我们坐下来，研究一下根治污染问题，算我老朋友求你了好不好？”

钱凡兴沉吟片刻，叹息着说：“我的书记妹妹，这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幸福的城市是同样的幸福，不幸的城市有各自的不幸，峡江市是省会，是我们西川的门面，不幸的是，我们的门面不漂亮啊，时代大道设想了十年，一直未能上马……”

吕成薇说：“那你们真是太不幸了！要不要我们给你们时代大道捐两个？”

钱凡兴来了兴趣：“捐款倒不必，吕书记，你们真捐我们也不好意思收。你们青湖也是欠发达地区嘛。不过，你们倒可以考虑为时代大道投点资，先透露一下：我们正准备出台优惠政策哩，凡投资修建时代大道的，都可以优先获得大道两旁的土地使用权，还有税收方面的优惠，我钱凡兴保证你们有钱可赚……”

吕成薇火透了：“钱凡兴，你还当真了？啊？请你们不要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我们的痛苦之上好不好？拜托你先给我解决好167万青湖市民的生存问题吧！好了，我不和你啰嗦了，我们峡江机场见！我在机场恭候你和李书记！”说罢，挂了电话。

见吕成薇上了当，真的要去机场堵他，钱凡兴又觉得有点过意不去了：大家都很忙，让人家青湖市的一把手白白跑到机场空等一场似乎太过分了。有心想打个电话给吕成薇，说明真实情况，转念一想，又否定了，这善心不能发。他发了善心，今天就甭想安生了，市长办公会肯定开不成了，下午的工作也要受影响——下午约好要和市委书记李东方碰头的。

想到了下午的碰头，遂给市委值班室打了个电话，让值班人员告诉李东方，碰头地点改一下，不在原订的市委会议室了，改在亚洲大酒店，以免被吕

成薇干扰。顺便又问了一下省委、省政府那边是否恢复了供电？值班人员汇报说，抢修工作四十分钟前已经完成，钱凡兴这才放心了。

后来，钱凡兴坐在自己的专车里，看着车窗外的美丽景色，渐渐把吕成薇和今天碰到的倒霉事全忘了，情绪又一点点好了起来。

三月的峡江，风景这边独好，颇能激发人们的好心情。

滨江公园里的梅花大都开了，远远望去，一派让人心动的生机盎然。中山大道两旁的老树再现新绿，很有些万象更新的意思。中山大道路口，台商赵老板的三十六层西川国际广场到底建起来了，一色的巧克力玻璃幕墙，很巍峨的样子。和对过二十八层的交通银行大厦。三十二层的罗马广场相互衬托，辉映出省城峡江的现代化光彩来。

这一切都“俱往矣”了，钱凡兴想，下面要看他和李东方这届班子的了。

时代大道在省委书记钟明仁任峡江市委书记时就规划过，限于客观条件没能上马。副省长兼省委常委赵启功做峡江市委书记时，一门心思建新区，把来自全国各地的三百多亿资金全套在了新区，真正造福省城的时代大道仍是纸上谈兵。这三百多亿如果用在时代大道上多好，大老板钟明仁的历史心愿就一举实现了。

到了市建委小会议室一落座，钱凡兴又做了一番即兴发言，把这些关乎历史和现实的断想说了说，才让赵宝文副市长接着谈。赵副市长便又有板有眼地谈了起来，劲头很足，把钟明仁书记当年的规划和现在的规划进行了一番对比，得出的结论是：钟书记当年的规划现在实际上已经落后了，新规划可以保证在新世纪三十至五十年内不落后。

于是，会议的气氛在三月和煦的阳光和春风中渐渐热烈起来……

2

在秀山二道梁子下车时，李东方注意到，省委书记钟明仁脸色不太对头，苍白如纸，谢顶的脑门和额头上渗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一只手老撑在左肋下，步子也显得迟缓沉重。钟明仁戴着副方框墨镜，眼神中的痛苦谁也看得出来，可李东方分明感到这位五十八岁的封疆大吏正经受着某种病痛的折磨。

身边的大小干部们没谁敢提这个茬儿，大老板不喜欢人们特别关注他的健康。

在二道梁子的山梁上，钟明仁摘下墨镜，居高临下眺望着远方寸草不生的荒凉景致，看了足有四五分钟，才回转身对站在身后的李东方说：“东方同志呀，你看看，啊？我们这秀山是不是有点‘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意境

啊？”

李东方说：“钟书记，这意境作为生存环境来说，可不是那么美妙啊。”

钟明仁轻声叹息着：“是啊，是啊，降水量本来就小，这几十年又没注意保护植被，土地全沙化了，让老百姓怎么活呀！所以，要根本解决秀山问题，非移民不可，树挪死，人挪活嘛！”停顿了一下，又指示说，“回去后，要好好总结一下以往的移民经验，这次无论如何不能再出现倒流现象。要迁得动，安得稳，住得牢，争取在三到五年内把秀山地区十八万贫困人口都迁到峡江市近郊去！”

李东方连连应着：“好，好，钟书记，我们一定按您和省委的指示办！”

钟明仁四处看了看，发现钱凡兴没来：“哎，你们钱市长呢？怎么没来？”

李东方陪着小心说：“钟书记，钱市长正在家研究时代大道规划方案哩。”

钟明仁“哦”了一声，把话题转到了时代大道上：“你们上时代大道是好事，有条件一定要上，总要出政绩做实事嘛。不过，我也给你们提个醒：摊子不要铺得太大，也别瞎吹什么几十年不落后！你们说不落后就不落后了？决策的依据在哪里呀？搞这么大的规模，资金又在哪里呀？民力不可使用过度，一定要量力而行！”

李东方听出了钟明仁话中的不满，心里不禁暗暗叫苦：这个钱凡兴，简直是自找麻烦！这阵子走到哪里都抱着时代大道猛吹，新方案肯定早传到钟明仁耳朵里去了。人家钟书记是西川省的大老板，早在十年前就为时代大道定过规划了，你另搞一套，大老板能高兴？！便想向钟明仁解释一下：他们的新方案是在老规划的基础上搞的，还在务虚论证阶段，啥都没定。然而，却插不上话了。在李东方片刻迟疑之际，钟明仁已甩开李东方五步开外，和秀山地委书记陈秀唐聊了起来。

钟明仁说：“秀唐啊，这几年你吃苦了，穷地方的一把手不好当吧？”

陈秀唐笑道：“大老板，移民工作完成以后就好了，现在总算是看到亮了。”

钟明仁也笑了：“哦，这么说，以前你们是生活在黑暗中啊？”

陈秀唐迟疑地看着钟明仁：“大老板，你想不想听我说真话？”

钟明仁站住了：“咦，你这同志问得怪，当然要你说真话嘛！”

陈秀唐道：“说真话，我们就是生活在黑暗中！大老板，一路上您都看到了，这沙化的土地上连草都不长，人畜吃水都困难，根本不具备起码的生存条件，早就该移民了，可直到今天移民工程才正式提上日程……”

李东方笑呵呵地插了上来：“哎，秀唐同志，你这话说得不凭良心了吧？省委可没为你们秀山少操心啊，移民试点工作早在八年前就启动过，我记得就

是大老板刚当省委书记时的事嘛！那次试点迁移了两个乡一万三千多人，结果倒好，不到两年就跑回去九千多，我们助建的移民村里长满荒草，连房上的瓦和门窗都拆走了！”

陈秀唐看了李东方一眼：“李书记，你说的这情况我不太清楚，八年前我还在省委研究室呢。后来听班子里的老同志说，这里面的情况比较复杂，既有乡亲们故土难离的因素，也有安置上的问题。划拨给我们几个移民村的耕地大部分没落实，扯皮现象严重，乡亲们无地可种，不倒流回去怎么办呀？！”

钟明仁挺吃惊：“秀唐同志，这个情况，你们秀山为什么早不反映？”

陈秀唐苦笑道：“据说反映了不知多少次，连我都以为您大老板知道了呢！”

钟明仁哼了一声，自嘲道：“我知道什么？那些好心的同志关心我啊，能推的还不都替我推了？”手一挥，“现在说定：再有这种情况你们直接找我！”

李东方知道，陈秀唐真的遇事就找大老板，他和钱凡兴就没好日子过了，忙抢过话头：“钟书记，这种情况决不会再发生了，秀唐同志，以后碰到不好解决的问题，你只管找我和钱市长好了，我们都不会推，我们这届班子是负责的。”

钟明仁沉着脸，指了指李东方：“东方同志，你这话我可记下了，啊？！”

说这话时，钟明仁的身子不由自主歪到了一边，支撑在左肋下的手抖了起来。

陈秀唐问：“钟书记，你……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钟明仁笑了笑，勉强挺直身子，打起精神：“没什么，没什么，老毛病了。”

一路说着，便到了二道梁子村里。许多灰头土脸的大人孩子围了过来，跟前跟后地看着他们发呆。这些大人孩子个个衣衫褴褛，目光呆滞，没有哪双眼睛透出对官员们的敬畏来。陈秀唐向钟明仁解释说，村里没有电，乡亲们都看不上电视，国家主席来了他们也未必认识。李东方被这些人看得直发毛，便想，老天爷，这十八万贫困人口全迁到他峡江地界上可怎么办啊？！

钟明仁好像没这种担心，情绪倒还好，在乡亲们麻木目光的注视下，四处看着，时不时地冲着人多的地方挥挥手，一副成熟政治家的派头。

在村北头一排蓄水的水窖旁，钟明仁驻脚停住了，指着其中的一个水窖，问身边的陈秀唐：“秀唐同志，这个，是粮窖还是菜窖呀？”

陈秀唐汇报说：“哦，大老板，这既不是粮窖，也不是菜窖，是水窖。家家都有一个，冬天的冰雪蓄起来，人畜要喝一年哩。”

钟明仁皱起了眉头：“若是哪个冬天降雪量少，或者不降雪，又怎么办

呢？”

陈秀唐道：“那我们就从秀山城里派油罐车、消防车一个村一个村送水。大老板，这还闹出过笑话哩：连这里的毛驴都认识我们的油罐车，渴急了，能追着油罐车跑上好几里地！村上谁家的毛驴要丢了，乡亲们就说：追油车去了！”

随行的大小官员们轰然笑开了，李东方也禁不住笑出了声。

钟明仁却笑不出来，一声叹息，摇摇头，又步履沉重地向前走。

这时，一个穿军大衣的中年人凑到了李东方面前：“同志，你们是哪来的？”

李东方注意到，中年人的军大衣并不怎么破旧，却肮脏不堪，袖子和前襟犹如老式理发店的磨刀布，大衣里的棉絮也掏空了。李东方没回答中年人的问题，反问中年人道：“老乡啊，你身上这军大衣是救济来的吧？”

中年人点点头：“是去年秋天救济的，每家都发了一件，过冬嘛！”

李东方说：“军大衣里的棉花呢？过了冬，肯定换酒喝了把？”

中年人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两斤多新棉花才换了一瓶高粱烧，上当了，前头老刘家换了两瓶，哎，同志，你们这帮人到底是从哪来的？是不是来了解情况，给我们发救济的？”

李东方摆摆手，追着钟明仁向前走：“别问了，我们不是来发救济的！”

中年人有些意外：“哎，同志，你别瞞我呀！我们这里可是国家级贫困地区，每年春上都要发救济的，连联合国的人都来看过！我们穷得连吃饭的筷子都没有！”

李东方哼了一声，讥讽说：“那就用手抓嘛，你们这里是西川古王国的发迹地嘛，历史上就有抓饭吃的传统，这情况我知道！”

追上钟明仁，到得一间破窑洞，比抓饭还严重的情形竟然看到了：这家老乡正在吃饭，四个光屁股的孩子像小猪似的扒在土炕沿上喝着黑乎乎的糊糊。不但没筷子，连碗也没有，土炕沿上做了一道食槽，天长日久，食槽变得又黑又亮，像上了一层釉。孩子们当着众人的面，食欲丝毫不受影响，吃得欢快，“啜啜”有声，吃完后，小脑袋一阵乱动，把食槽里的残汁也舔得一干二净。

让李东方想不到的是，四个孩子竟都很健康，一个个肉嘟嘟的。

李东方话里有话地对陈秀唐说：“秀唐同志呀，你们这里的贫困和人家非洲的贫困不太一样嘛，很有点中国特色哩！穷虽穷，个个喝得脸通红，连军大衣里的棉花都能掏出来换酒喝！这几个孩子也不错嘛，身上无衣，肚里有油呀！”

陈秀唐还没反应过来，钟明仁先说话了，看着李东方，语气颇为严厉：

“你这个同志怎么这么说话？啊？！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了，我们西川和整个中国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秀山地区却还没解决温饱问题，我们都有不可推脱的责任！从现在开始，第一个要负责的是我，第二个就是你李东方！十八万人迁移到峡江，他们的脱贫工作就得你和峡江市委努力来做！”目光从李东方身上移开，扫视着空空如也墙无皮炕无席的破窑洞，口气多少缓和了一些，“情况严重到这种程度，我真没想到！东方同志啊，我看移民的速度还要加快，力度也要加大！你们考虑一下，今年移民是不是可以从五万增加到八万？尽快拿出个意见向省委汇报！”

真是倒霉透了。李东方没想到，针对陈秀唐的几句讥讽话，竟又惹得大老板发了脾气，而且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更要命的是，今年一期移民五万人已经够他受的了，这一下子又变成了八万人，真不知将来的日子该怎么过。

李东方是敢怒不敢言。大老板在省内省外威望极高，他的话在西川就是最高指示，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旋即，他又埋怨自己太轻狂，刚坐到峡江一把手的位置上就有点不知所以了：这种场合怎么能发表这种不合时宜的言论？！在这种访贫问苦的时候，你得痛心疾首，显得比大老板的心情还沉重。心里便自嘲道，东方同志，就你这水平，还想按历史惯例以峡江市委书记的身份晋升省委常委？您歇歇吧！

这时，随行的省电视台记者正扛着摄像机冲着破窑洞不停地拍。钟明仁扯着那位男主人的手，极其和气地要男主人注意计划生育问题。钟明仁说，不能越穷越生啊，越穷越生，那就越生越穷嘛！说罢，还亲切地拍了拍男主人的肩头。男主人也说起了真心话，道出许多救济都是按人头算的，人多点，领救济时就不吃亏。

钟明仁马上批评起了陈秀唐：“看看，你们的工作思路有问题嘛！”

陈秀唐叫苦说：“大老板，你说怎么办呢？总不能把这些超生人口都饿死吧？我们秀山情况又比较特殊，少数民族人口占了小一半。国际上呢，一直也很关注，有些国际救济组织动不动就和你谈人权，老说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侵犯人权。”

钟明仁起身向门外走：“不要睬他们，我们的立场很清楚，人权首先是生存权和发展权嘛！”在门口，从几个光屁股孩子面前走过时，钟明仁弯下腰，摸了摸其中一个孩子的光脑袋，亲切地问，“小家伙，长大以后干什么呀？啊？”小家伙想都没想，便口齿清楚地道，“吃救济。”弄得钟明仁愕然一怔，好生尴尬。

这一回，身边的人谁也不敢笑了，包括最想笑的李东方。

回去的时候，钟明仁招招手，示意李东方上他的车，和他一路同行。

李东方知道大老板可能有什么话要和他说，忐忑不安地上了钟明仁的车。

大老板身体显然很不好，一上车，人就像瘫了似的，一句话不说，仰靠在椅背上喘息着闭目养神。李东方想劝大老板注意点身体，话到嘴边，还是没敢说。他可不是陈秀唐，没给大老板当过秘书，怎么说都不好。前一阵子有过谣言，说是大老板身体不好，要退二线，大老板很生气，在省里的一次会上发了大脾气。

倒是大老板自己说了，语气沉重，透着某种无奈：“东方同志啊，我这身体可真是一天不如一天了，这跑了趟秀山，也没走多少路嘛，就累成了这个样子！”

李东方故作轻松地笑道：“还说没跑多少路，从峡江到秀山二百四十公里，又去了三个点，连我都吃不消了，大老板，我看你这身体还就不错哩！”

钟明仁摆摆手：“不说我的身体了，还是说移民。东方啊，我们是一个班子的老同志了，我在峡江主持工作时，你就是副市长了吧？好像是最年轻的一个吧？”

李东方淡然道：“当时年轻，现在也不年轻了，老了，也五十二了。”

钟明仁说：“老什么？五十二到六十，还有八年好干嘛，这八年干什么呢？你有你的工作思路，我不干涉，可有一条：前三年要下大决心帮我解决好秀山的移民问题。东方同志啊，这可是我的一块心病啊，去年我代表省委向中央做了保证，一定要在三到五年内解决秀山问题！不把秀山问题解决掉，我死不瞑目啊！”

李东方忙说：“大老板，你这心愿我和钱市长他们都知道，我们会努力的！”

钟明仁目视着窗外，像没听到李东方的话，自顾自地说：“今天这么跑了跑，看了看，心里也真不是滋味！情况看来比原来的想象要严重许多！最严重的，我看还不是贫穷，而是人的精神！怎么得了啊？啊？牙牙学语的孩子长大后只知道吃救济！你们不但要做好移民工作，还要重塑他们的精神！当年的秀山可是西川古王国的发迹地呀，秀山人的祖先金戈铁马下洛阳的精神哪去了？要给我找回来！”

李东方心中一热：“大老板，您这指示太及时了，这也正是我想说的！”

钟明仁又眯起了眼：“金戈铁马入梦来啊，站在二道梁，东方啊，你猜我想起了谁？不知怎么就想起了家国同志的父亲贺梦强教授。贺教授‘文革’前写过一本《西川古王国史稿》，没有出版就被整死了。现在这部书稿不知在哪里？找一找，尽快安排出版，让我们的同志都好好看一看！这对了解我们西川人文历史，振奋精神，开拓进取，都会有好处。”睁开眼，又特别交代了一句，

“哦，这个工作我看可以请贺家国同志来做，子承父业嘛，告诉这个狂徒：别忘了祖宗，老祖宗不能丢！”

李东方连连应着：“好，好，我回去就转告家国同志，请他把这事抓起来。”

钟明仁顺着这话题，谈到了贺家国的任用问题，口气益发随和了：“东方同志，顺便说一下：你们市委的报告我看过了，在省委常委会上请大家议了议，同意你们的意见：在用人问题上进一步解放思想，就聘贺家国做这个市长助理了，聘期三年，文已经发下去了。不过，东方同志，我也把丑话说在前面：你和凡兴同志别被这狂徒牵着鼻子走，这里是中国的西川，不是美国的哈佛，也不是英国的剑桥，事事处处都要注意国情，注意我们中国的特色！”

李东方压抑着心中的欣喜：“大老板，您放心，我们会把握好这些分寸的！”

钟明仁想了想，又以商量的口气道：“东方啊，你和凡兴同志考虑一下，是不是就让贺家国到任后负责移民工作呀？他老子一辈子研究西川古王国，家国先抓移民，后搞古王国的旅游开发，我看还是很合适的嘛！啊？”

李东方笑道：“大老板，您真是知人善任，可我哪敢放心呀？您连死不瞑目的话都说出来了，移民我就得亲自抓了！家国同志还是先让他打打杂，熟悉情况吧！”

钟明仁没坚持：“先打打杂也好，多跑跑，干点实事，别看人挑担不吃力！”

嗣后，大老板不再说什么了，就着矿泉水吃了几片药，一路睡了过去。

李东方也眯着眼打盹，却连片刻的迷糊都没有。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啊，现在，他终于成了峡江这个省会城市的一把手。然而，权力带来的短暂满足过后，竟是无穷无尽的烦恼。这烦恼还说不清道不明，就是说出来，只怕别人也不会理解。真正能理解的也许只有一个人，就是那个贺家国，尽管他是狂徒。

正这么胡乱想着，市委值班室的电话打到了手机上，说是国际工业园又出事了，青湖市委书记吕成薇找上了门，钱凡兴建议将下午碰头地点改一下。李东方没介意碰头地点的更改，倒是担心污染造成的严重后果，压着嗓门一再追问有关情况。

尽管压着嗓门，钟明仁还是被惊醒了，问了句：“东方同志，出什么事了？”

李东方见惊动了钟明仁，不敢问下去了，关了手机，掩饰道：“钟书记，没什么，真没什么，碰到了点小麻烦，——这么大个市，总免不了有点麻烦

事……”

这时，车外的沙化地上骤起一阵尘暴。扑面而来的风沙打得挡风玻璃“啪啪”直响。天地苍黄，前面的道路变得一片迷蒙。为安全起见，司机先是减速，后来，干脆把车停了下来。李东方挂记着峡江被污染的事，心急如焚，恨不得插翅飞回去，脸上却不敢露出来，还违心地扮着笑脸，不时地陪着钟明仁于肆虐的尘暴中说些没油没盐的寡话。

3

三月六日上午九时，贺家国应省委组织部之命，到省委接受谈话时，却出不了柳阴路口了。那天，柳阴路口突然出现了许多警察，通往省委、省政府门前的近两百米路段被警力封锁了。贺家国不知发生了什么，仍驾着华美国际公司的宝马车往前挤。挤到警戒线前才发现：省委、省政府门前有几百号人在群访，大多是中老年妇女。

贺家国停下车，摇下车窗，伸头向远处群访的人群张望着。

一个年轻交警发现了，从警戒线内冲了过来：“你怎么回事？这里不许停车！”

贺家国这才发现自己犯了忌，忙把头缩回车里，把车缓缓倒了回去。

年轻交警走近后，才认出了贺家国：“哟，是贺总呀，对不起，对不起！”

贺家国把车停在路边，随口问道：“那边是怎么回事？”

年轻交警四处看看，见没人注意，小声发牢骚说：“来这么多人能有啥好事？还不是要工资么？听说是市红峰服装公司的人，千把号人两年没发工资了，一场什么官司又打输了，就跑来闹了，闹一闹兴许就能发点生活费了！”

看得出，这位交警同志对群访人员挺同情的，保不准家里也有下岗亲属。

时至今日，省市发不出工资的已不是红峰服装公司一家了。煤炭系统、冶金系统、军工系统早在前年就发不出工资了，只在逢年过节发点生活费。到去年下半年，能发出工资的单位也开始拖欠工资了。贺家国按李东方的安排，私下里做过一番调查，发现这其中一些单位不是发不出工资，而是不愿意露富，怕穷单位来借钱。

弥漫在这市面上真真假假的穷气，让贺家国隐隐约约觉得不安。

虽说市长助理的聘任至今还没成为事实，贺家国却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角色。

三年前，从美国哈佛大学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归国以后，李东方就准备安排他做市政府副秘书长。出国之前他就是市委政策研究室正科级研究员了，以

哈佛经济学博士的身份提为副处级的副秘书长也不算出格。不曾想，当时的市委书记，他岳父赵启功却不同意。赵启功大力鼓励引进人才，私下里却按女儿赵慧珠的意思要他回美国，夫妻团聚共同发展。他不干，一气之下，调到了母校四川大学，替四川大学搞起了华美国际投资公司，以五十万贷款起家，先上9999网站，继而控股了峡江市一家以生产自行车为主业的上市公司“峡江机械”，为母校创造了一个神话。当时，“峡江机械”亏损累累，每股资产净值只有六角一分钱，即将被证券管理部门“ST”。他代表公司找到市国资局，提出以每股一元的价格受让国资局拥有的三千万国有股股权。国资局求之不得，他便融资一百万支付定金，和市国资局签了合同，言明：其余两千九百万受让资金一年内付清。此后，关于“峡江机械”的新闻不断，华美国际利用控股权，进行了力度很大的资产重组，将9999网站注入“峡江机械”，把“峡江机械”更名为“华美网络”。股票价格便从六元左右一路攀升到四十七元。华美国际靠二级市场赚的钱，不但依约如期支付了国有股转让款，替四川大学净赚了六千万，还白捞了一个市值五个亿的上市公司。四川大学由此认定他是个人才，准备让他统一经营四川大学十六家公司的全部校产，下一步做主管三产的副校长。也恰在这时，峡江市班子变动，李东方做了市委书记，找了他几次，请他到峡江市来干市长助理。一个大学和一个省会城市哪个舞台更大，哪个舞台更能体现他的人生价值他很清楚，况且，李东方对他又这么器重。他没多考虑就答应了李东方。

也就是从那一天起，峡江的方方面面他都格外关心起来。

在贺家国看来，眼下的峡江市像一盘走得很乱的棋局，一帮庸吏快把这盘棋下死了。全市市属国有企业几乎全部亏损，下岗失业人员近二十万，远远超过了规定的警戒线；十五年前率先开发的峡江国际工业园简直就是国际垃圾园，三天两头引发污染事件，已经严重影响了下游地区几百万人民的基本生存；岳父赵启功搞的峡江新区更是一个美丽的泡沫，三百亿套在一座空城上，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市投资公司老总田壮达还卷走了近三亿港币逃到了国外。贺家国估计，峡江市财政十有八九已经破产。就在这种情况下，还要移民十八万，还要上什么时代大道，真不知这帮官僚是怎么想的？！

今天省委门前这一幕应该说是民意的又一次警示。

意味深长的是，这警示竟出现在他到省委组织部接受谈话的时候。

群访事件一出，省委前门肯定进不去了，贺家国只好把车开到柳阴路44号省委招待所院内停下，从招待所后门来到了省委大院后门。因为前门不太肃静，后门警备也颇为森严，省委组织部的同志打电话通知门卫，门卫仍不放行，非要组织部派人到门口接。